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七　始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優陀延王會第二十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睒彌國瞿師
羅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尒時優陀延王第一夫人名曰舍摩
常於如來及諸聖衆深信恭敬親近
供養及常稱讚如來功德時王復有
第二夫人名為帝女常懷諂媚往彼
王所妄說如來并諸弟子於夫夫人
有所非法王聞是語極生瞋恚即以少
箭射舍摩夫人尒時夫人哀愍王故
入慈三昧時所放箭遶即却還至王
頂上空中而住其箭焰赫猶如火聚
甚可怖畏乃至三發箭皆如是尒時
優陀延王既觀斯事舉身毛豎驚怪
悔恨謂夫人曰汝為天女為龍女耶
為復夜叉乾闥婆女毗舍遮女羅剎
女耶夫人答言我非天女乃至亦非
羅剎之女大王當知我於佛所聽聞
正法受持五戒作優婆夷哀愍大王
入慈三昧王雖於我生不善心由我

大寶積經第九十七卷　第二張　始

慈願得无傷損因歎王言善哉大王
當於如来應正遍知歸命頂礼必獲
安隱優陁延王便作是念彼於佛所
聽聞正法作優婆夷尚有如此威神
之力何况如来應正等覺作是念已
即往佛所頂礼佛足右遶三帀白言
世尊我由欲染因緣為彼女人虛妄
言說之所誑惑遂於如来及諸聖衆
生毒害意具陳上巳復白佛言唯願
如来及諸聖衆施我歡喜聽我懺悔
如斯罪僁令速消滅
尒時世尊告彼王言如汝所說謂於
如来及諸聖衆如凡愚人有諸過患
遂於福田妄起瞋毒汝今若能依聖
法律自悔其罪无覆藏心盡未来世
不復更犯我當攝受令汝當来善法
增長優陁延王復白佛言世尊我為
女人之所迷倒狂亂无知因此發生
麁猛瞋毒由斯罪業當墮地獄唯願
世尊利益安樂諸衆生故慈悲開示
女人諂曲虛誑過患勿令我等親近
女人當於長夜得免諸苦佛言且置
斯事何要問此不問餘耶王言世尊

我无異問女人令我造地獄業我来
今者唯為了知女人過患女人諂曲
虛誑邪媚願為開示乃至三請亦如
是說佛言王應先知丈夫過患然後
觀察女人過失優陀延王唯然世尊
願樂欲聞
佛言一切丈夫皆由四種不善德過
為諸女人之所迷亂何者為四一者
於諸欲染耽著无猒樂觀女人而自
縱逸不知親近沙門及婆羅門具清
淨戒修福業者以不親近如是等人
則於淨信及淨尸羅多聞施慧悉皆
退失彼由无有信戒多聞施慧等法
非善丈夫行餓鬼法无有智慧耽欲
放逸欲之所執欲所繫縛欲所活命
親近愚夫遠諸智者惡友為伴行非
所宜貪著女人不淨境界便為女人
之所調伏猶如奴僕繫屬墮落諸女
人所无慚無愧親近遊止諸瘡漏門
膿血穢汙洟唾常流猶如塚間不淨
境界至於父母違背恩養捨離沙門
及婆羅門不生敬重業敎供養習行
善生所行之法於佛法僧不生淨信

於涅槃界永當退失如是等人當入
衆合乃至阿鼻諸大地獄亦復當墮
鬼界畜生无有救護雖聞我教猶數
思念邪惡女人歌舞戲笑不生猒離
當知彼習愚人之法不樂修行善丈
夫事大王當知丈夫親近女人之時
卽是親近惡道之法此是丈夫第一
過患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欲皆苦　下劣穢惡　膿血不淨
深可猒畏　衆多過患　之所集處
何有智人　於此忻樂　猶如廁中
不淨盈溢　亦如死狗　若死野干
及屍陁林　穢汙充遍　欲染之患
可猒亦然　諸愚癡輩　愛戀女人
如犬生子　未嘗捨離　亦如蠅見
所吐飮食　又若群猪　貪求糞穢
女人能壞　清淨禁戒　亦復退失
功德名聞　為地獄因　障生天道
何有智人　於此忻樂　又如有人
服食毒藥　身心痛惱　不能運動
由是欲因　能為苦本　如身有毒
愚不了知　亦如不了　幻化之法
妄有尋求　但自疲苦　愚夫亦尒

常於欲染
或設飲食
將為己妻
愚夫造此
退失善根
由斯墜墮
猛焰鐵丸
女人能集
而為嚴好
親近稱譽
墮落三塗
如海疲鳥
取於熱鐵
欲如諸酒
不知苦本
皆由欲染
邪欲之法
彼由愚癡
當趣三塗
父母之恩
親近欲者
無量俱胝
從此而生

疲苦貪求
歌舞伎樂
積集眾多
無利之業
於無剎中
惡道深坑
鋒刃刀山
眾多苦事
愚人於此
下劣之法
此由愚癡
迷於彼岸
置之頸項
狂亂於人
或於父母
生此過患
稱讚習行
所迷亂故
耽重於欲
亦能棄捨
則為違背
妄想煩擾
或復悕求

墮諸地獄
婚娶他女
無利苦法
增長諸罪
不惜身命
便招地獄
毒箭諸苦
假以花香
妄起貪求
退失智慧
之所迷惑
又如愚夫
如牛被軛
如何愚夫
不識恩慈
常於如是
無有慚愧
作是罪已
惛醉之人
若有貪染
福德上田
展轉遍惱
世間財位

以是非法　展轉相勸　由此現掐
棰打苦事　死必當墮　阿鼻地獄
現見衆苦　皆来集身　善友乖離
天宮永失　何有智人　於此忻樂
寧投鐵獄　馳走刀山　眠卧焰爐
不親女色　着常貪染　邪欲之者
退失衆多　諸刹樂事　女人能作
衆苦之因　欲能滅壞　一切安樂
惡法積集　善友乖離　皆以躭求
女人為本　若有得聞　我之所說
能於女人　深生猒離　則為莊嚴
清淨天道　亦當速證　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夫父母者皆願利樂所生子故難作能作能忍一切難忍之事假令種種不淨穢惡皆能忍之又欲令子色力之身速增長故令見閻浮勝妙之事乳餔養育无疲猒心或為令子獲諸妙樂艱辛經求所得財物供給營辦資生所須及往他家結求婚娶既婚娶已於他女人愛戀躭着由躭着故昏醉纏心或見父母漸將衰老違逆輕欺所有資財无慙費用或令父母不住於家如是皆由欲所

迷倒大王當知以此因緣於已父母棄背恩養於他女人尊重承事種種供給无疲猒心即是成就地獄之本此是丈夫第二過患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汝等當知　尊重供養　於父母者
是人常有　梵釋護世　之所扶持
能令居家　安隱快樂　或因貿易
大海遠方　安隱往来　獲諸財利
此即說為　无價大寶　現能與果
名冣上田　如是現世　果報珎寶
皆因供養　父母而得　復於来世
當得遠離　馳驢等身　負重駈役
亦復不受　屍糞灰河　刀山鋒刃
鎔銅等苦　又於来世　生在人中
富有財寶　豐饒穀帛　妻子眷屬
悉皆和穆　或復當来　得生天上
宮殿園苑　音樂自然　縱意歡娛
受諸妙樂　何有智者　聞是法音
於父母田　不勤供養

復次大王若諸丈夫由於邪見不知自身速當壞滅造作諸惡而自欺誑彼愚癡人虛度長夜猶如木石雕刻

所成雖形似人而无所識習諸欲者
即是成就往惡趣業此是丈夫第三
過患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丈夫為欲 之所迷亂 由斯造作
種種諸罪 倒見闇障 隱蔽其心
秉此當生 惡趣牢獄 邪行之者
當復遠離 一切賢聖 亦不恭敬
諸沙門等 由顛倒見 乃至歸命
山河邪魅 為於貪欲 或復煞害
一切禽獸 祭祀神祇 倒見為因
非法求福 由斯永離 一切安樂
若於是中 造惡之者 不知淨信
兇險无慙 如是之人 永離賢聖
彼必當墮 嘷叫地獄 或為於欲
逼惱於他 當墮燒然 極燒然獄
復由倒見 於佛法僧 不能親近
恭敬供養 正教法寶 而不聽聞
遠離賢聖 墮諸惡趣 是故智者
既得人身 勿復作斯 顛倒妄見
勤修布施 及淨尸羅 當得生天
證菩提道

復次大王或有丈夫為於身命極自
勞苦積集珎財後為女人所纏攝故

如彼僮僕敬事供承由是因緣慳惜財寶不施沙門及婆羅門亦復堪忍王法治罰輕毀淩辱悲能受之或彼女人撾打呵叱或至怖懼屈意瞻奉見其憂戚即自念言我今云何令彼歡悅當觀此人是欲僮僕為斷不淨下劣之境而生淨想起於愛染親近如是女人之時即是圓滿惡趣之業此是丈夫第四過患尒時世尊而說

偈言

躭欲惛醉人　彼實无安樂　親近惡法故
不名善丈夫　若人自縱逸　无有慚愧者
隨心之所為　失壞於福利　彼无智慧人
行於畜生法　馳趣於女色　猶猪樂糞穢
愚者不能觀　欲染之過患　妄生殷重想
猶若盲冥人　為色所繫縛　增長於欲愛
猶如於野干　不離屍塜間　於聲香味觸
而生愛著心　輪轉生死中　如獼猴繫柱
无明纏覆故　為女所迷亂　如市求利人
矯詐求親附　愚人親近欲　是入魔境界
猶若醫恭迦　躭嗜於糞穢　亦如霪雹雨
能損於稼穡　害師常近火　多為所焚燒
諸未見諦者　為欲失自法　如風吹微糠

其義亦如是　假如善丈夫　為殺者所執
寧受斯逼害　不應親女人　若樂觀女色
貪求轉復多　取相之凡夫　增長於欲愛
如於炎夏時　遊行曠野中　渴逼飲鹹水
飲已渴弥增　未見真實者　愚癡徒自活
親近於女人　貪欲愛堅固　若人觸毒蟲
便為毒所害　如是諸凡夫　犯欲亦如是
譬如彩畫瓶　內盛以惡毒　是中實可畏
外相現端嚴　嚴飾於女人　謂彼為姝妙
是中甚穢惡　如氣滿皮囊　又如以繒綵
纏裹於利刀　莊嚴彼女人　其義亦如是
如火滿深坑　无烟能燒害　女人亦如是
暴惡无哀愍　如死狗死虵　穢惡而壞爛
亦如燒糞穢　人皆猒惡之　死虵糞狗等
雖甚可猒惡　如是諸女人　可猒復過彼
譬如刧壞時　大地皆火起　藂林諸草木
一切悉燋然　大身者所居　海水盡乾竭
須弥等寶山　世界遍燒壞　如是刧燒時
焚燎於山海　无有諸衆生　能為救護者
因茲女欲故　燒害諸愚夫　猶如刧火然
一切皆燒盡　不淨常流注　涎洟膿血身
奈何彼愚夫　於此而躭著　骸骨相搘拄
皮肉以覆之　臭穢甚可惡　如棄殘宿食

流汚大便門　猪麩恒狼藉　此身諸穢惡
充滿亦復然　胃脾腎肝膽　及腸肺糞穢
髓腦膿血　八万戶諸虫　在中常噉食
盲冥諸愚夫　癡網自纏覆　於是不能了
雜食所餘穢　九孔常流注　如是過患身
由先不淨業　愚夫於女人　繫戀彼膚色
由斯生染者　曾不如實知　如繩見於虵
而生愛著心　愚夫貪女人　境界亦如是
顛倒於女色　恒自穢其身　如何彼愚夫
於此樂遊止　如鳥為求食　不知避網羅
貪愛於女人　被害亦如是　譬如水中魚
遊泳網者前　便為他所執　豈非自損傷
女若捕魚人　諂誑猶如網　男子同於魚
被網亦如是　殺者之利刀　雖復甚可畏
女人刀可畏　傷害復過彼　如蛾投燈炷
及火燒屋時　蟲等被焚燒　无依無救者
迷醉於女人　貪火所燒害　由斯墮惡趣
无依怙亦然　邪行諸愚夫　愛戀他妻室
妄生欣悅想　猶如於家鷄　亦如曠野雉
妄遭殺害所　損傷因自生　而无救濟者
捨離於佛法　親近彼女人　由是業因緣
墜墮於惡道　又如諸獮猴　跳躑巖樹間
必致自損傷　豈不由愚惑　如是躭欲者

於彼諸女人 為癡綱所羅 數受生死苦
如世之罪人 處以尖摽苦 躭醉婬欲者
當懸劒樹林 辟如以猛火 燒然彼鑊湯
捘之以麻麦 隨沸而漂没 如是躭欲人
不識於善路 死當墮悪道 煎煑鑊湯中
鑊湯之大數 六十四俱胵 諸造悪之人
以彼為居處 如是一一鑊 量各一由旬
猛火遍燒然 底及四周際 或有滿百年
或二三四百 受煎煑之苦 皆由自業為
獄卒以利鈎 時復舉令出 皮肉皆爛墮
其骨白如珂 於是諸獄卒 復將置鐵槽
以杵而擣之 无能救護者 介時諸骨髓
盡碎末為塵 由業風所吹 死已復還活
若有侵逼他 妻妾童女等 當緣鐵剌樹
并受斧斫殃 有三股鐵叉 或四五歧者
侵擾他妻室 當受此刑治 復有鐵觜烏
深啄於髓腦 野干等諸獸 竟來食噉之
如是邪欲人 當墮屍糞獄 及走於鋒刃
亦復上刀山 如是邪欲人 顛墜炎熱獄
既被燒害已 復趣於寒氷 如是邪欲人
亦墮極炎熱 嘷叫及大叫 并往黑繩中
如是邪欲人 當没鹹熱河 復經歷煻煨
未至底便死 地獄有蒺蔾 五角極銛利

彼為猶所過　恒怖走其中　愛戀於女人
猶於大怖處　或吞於鐵丸　或飲洋銅汁
有二熱鐵山　彼此来相合　昔時耽欲者
於中受苦殃　受斯苦楚時　都无救護者
得如是罪報　皆由自業緣　昔同歡愛者
今於何所在　我獨受其殃　而不来相救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父母等
无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男女等　无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兄弟等　无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姊妹等
无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朋友等　无能相救者　愚夫為邪欲
貪求於女人　无間地獄中　愛如是諸苦
說此不清淨　穢惡之女人　愚夫所遊行
智者皆遠離　親近彼女人　最為極下劣
是惡中之惡　何是為欣樂　耽者諸凡夫
常抱於糞囊　由此業因緣　當受无量苦
愚夫為女人　受種種刑罰　因繫及捶打
而无猒離心　愚夫為女人　被種種燒害
能忍受斯苦　而无猒離心　或置在尖摽
或殺或流水　或擲於大坑　備受諸苦毒
雖見如是苦　猶於婬欲中　稱讚於女人

大寶積經第九十七卷　第十四張　始

曾未生猒離　或有少智人　知為衆苦本
見已還親近　如胡膠見火　聞佛之所說
暫復生信愛　仍多畜女人　其衆如群羊
或聞諸佛教　纔興猒悔心　須臾貪復生
如惡毒還發　猶如被怖猪　暫止須臾頃
若見於眞穢　貪愛還復生　愚夫聞法已
曾不起驚怖　後見諸欲色　貪愛還復生
猶如有丈夫　從其自身首　棄擲金花鬘
纏戴於熱鐵　愚夫耽欲故　棄捨諸佛教
貪求下劣法　造作諸罪業　迷醉諸欲者
墮閻羅界中　常吞熱鐵丸　復飲洋銅汁
迷醉於欲者　背善而行非　捨離於清淨
求趣閻羅界　若有智慧人　聞我說是法
應捨一切欲　速求於出離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優陁延王即白
佛言今此所聞希有希有如來應正
等覺善能說是諸欲過患我今歸依
佛法僧寶從今已往乃至盡形歸佛
法僧作優婆塞唯願世尊攝受於我
佛說此經已優陁延王及諸大衆天
人世間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七

庚子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